

五倫書

冊之卅二

卅二	卅一	卅	卷之
諫諍	剛正	持正	善行
彈劾			

庫	文	閣	內
三九	二八	漢	
九	九	書	
兩	二		
一	三		
二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11)
函號	299 10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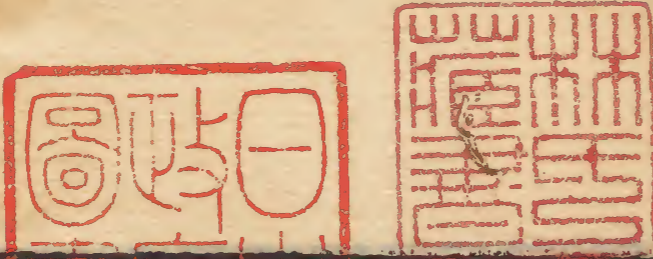
臣道

御寶 善行

持正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太辰鄭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竿王
 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
 不與亦不復火鄭復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洲國人

淺草文庫



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龍聞我獨何
覲焉獲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人奏事帝方擁戚姬昌
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王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之
主也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
為入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
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笑即罷之
表益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即
署長布席益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既已立

后夫人乃妾妾王豈可同坐哉不見人孰乎於是帝乃
悅夫人賜盜金五十斤

宋弘光武徵拜為大司空弘薦桓譚名拜議郎給事中
帝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遣吏
名譚至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
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將舉以法譚頓
首謝乃遣之後帝大會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度帝怪
問之弘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道正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郅暉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暉帛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叅封尉

韓稜和帝時為尚書令竇憲使人刺殺齊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按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

突竇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恐求出擊北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上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晉書 時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陳準薨

齊張謐謚紹駭曰謚所以垂之不枉太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
 繆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曰華歷
 任內外雖粗有善事然兆禍始亂華實為之不宜復其
 爵位齊王問輔政時紹嘗諮事遇問謙會曰董文等共
 論時政文言於罔曰稽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
 進琴紹推不受罔曰今日為權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
 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
 腰綬冠冕鳴王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罔大
 慚文等不自得而退
 溫嶠明帝時為中書令王敦欲謗帝以不孝云溫嶠在

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懼威必與已同嶠正
 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
 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後敦敗嶠鎮武昌見敦畫像曰
 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
 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
 群下者命削去之

南宋謝莊為待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還勅開門
 莊居守執不奉旨須畢詔乃開帝後因酒讌從容曰卿
 欲效鄧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
 田著之前識陛下今夜此塵露晝往宵歸恐不逞之徒
 詐臣是以伏須神

不敢開門耳

北平 九為尚書左丞文

山令耀居守車駕夜還耀

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卿欲
學鄧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唐段志玄太宗時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葬與宇文士

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

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

能辨不納比曙帝嘆曰真將軍周亞天何以加焉

褚遂良太宗貞觀中累遷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或人主不為非法未聞有天子自觀史者帝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泊曰使遂良

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善其言

狄仁傑高宗時為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

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

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

雨師洒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大丈夫哉

王及善高宗時授朝散大夫皇太子弘立擢為左奉衛

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

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帝聞賜絹百餘匹除

左千牛衛將軍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詔武后攝知國政令宰相議

之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

順リ 然則帝ト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
有リ 所レ 主不相奪也若シ 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
于人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
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
有此事帝遂止

李昭德武后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舍人張嘉
福冷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表請立武承
嗣為皇子后未許令昭德詰之昭德遂殺慶之餘衆乃
息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豈有已為天子而
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
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皇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

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來食矣后以
為然

崔祐甫代宗時累遷中書舍人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
表其瑞宰相常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
使問狀祐甫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
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一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
乃失其性耶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
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侯勤儉巡
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帝異其言

李絳憲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
威赫 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

曰朕身望文帝對時貢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
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
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
接也加比水旱倉廩空虛陛下誠宜焦心銷志求濟時
之略可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
相也

魏慕文宗時累遷為起居舍人會帝索起居注慕奏古
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
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慕曰
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
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宋寶儀周世宗時從太祖下滁州籍其帑藏數日後太祖
遣親吏取藏箱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
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詭直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太
臣稱儀有守

王祐事太祖為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
之父有飛語聞于帝帝使祐使魏以便宣付之曰使還
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
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待彥卿家僅二人狹勢
恣橫以禰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帝問曰汝敢保符彥卿
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
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

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讓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
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名之

竇無太祖時為晉府記室賈琰為推官每諸王宗室宴
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贊捷給無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
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太宗甚怒自太祖斥無出為
涇州節判後即世思之名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即參知
政事語之曰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
李沆真宗時拜相帝問沆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
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
密啓者非讓則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駙馬都尉石保
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

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
三詢之執儀如初遂寢其事

王且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太
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
朝率百官賀且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劉
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
待此以瞑目且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
者奈何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時丁
謂輩用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王欽若每奏事

或懷數奏出其下二餘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
之嘗與知節俱奏事帝前欽若將退知節見之曰懷中
奏何不盡出之知節退見王且詞色尚怒因語且曰諸
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孔道輔仁宗時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
殿中下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
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
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
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
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

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
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

范鎮神宗時居內翰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
即請致仕安石怒鎮落翰林學士致仕鎮既得謝蘇軾
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不樂曰君子言
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
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
何心哉

趙抃為御史范鎮為諫官以論陳執中事有隙熙寧中
安石執政恨鎮數毀之於神宗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
其為人他日帝以問抃對曰忠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

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
惠乎既退安石問并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并曰不敢
以私害公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
將即真瓘語于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
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
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投之以決去就且持入
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其踞評語瓘色
不為動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
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周必大孝宗時除叅知政事有介椒房之援求為即者

帝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二丞相維持豈
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
帝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
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非任怨也後拜右
丞相

袁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里死轉
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
不隱寧負卿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
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元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
姦回庶政多紊后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使自書

興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
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
建自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志
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
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
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
尚文拜中書左丞時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
六十萬定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
十萬酬之不為過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乎章曰念之
可不渴髮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念之千萬人不渴

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
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
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
固請觀之文竟不為動

徹里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以
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以為臣忠為子孝天
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哉竟不以聞
樊執敬順帝時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帝
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
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朶爾直班順帝時為御史元日朝賀當糾正班次即上

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
 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至是朶
 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
 不可行卒不入正班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臣道

御寶善行

剛正

漢王陵從高祖定天下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
 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
 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
 也太后不說及問丞相平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
 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
 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盟何面目見

高帝於地下乎

劉章漢宗室也封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醢
飲高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醢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歌耕田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王子安知
田乎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
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許其軍法毋以罪因罷酒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入朝見大中大夫鄧
通居帝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

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帝曰君勿言吾
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擻名通詣丞相府曰不來且斬
通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朝廷
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天不敬當斬吏今
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乃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始釋之

轅固景帝時為博士帝知固廉直拜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即位復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
自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汲黯武帝時為謁者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黜懼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黜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瘡入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雖自謂貢豈不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黯遂以明經官至昌邑即中令事昌邑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即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敬憚焉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

皆出涕王曰即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主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即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即中張安等十人侍王數日王皆去遂安等昭帝崩賀嗣立二十七日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不道皆誅死唯遂以數諫爭得免焉

蓋寬饒宣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街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

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寬饒醒而在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檀長卿失禮不敬之罪

尹翁歸宣帝時拜東海太守過薛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侍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于以私

王尊元帝時遷東平王相先是東平王數出入驅馳國

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名勅厩長曰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在令駕小車即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用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尊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曰王欲誣相拔刀向王稱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王閔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宜德後闈舉手叱

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俯伏號泣何事
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投
璽綬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董宣光武時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入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太夏門亭
俟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
殺之主即馳車入官帝大怒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
曰願一言死無恨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
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
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帝曰頓癡令頭兩手據

地不肯低頭帝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嘗刪前疑
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即縛格之諸尚書惶恚皆叩頭
謝罪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
雖死不易志帝聞善其不撓即令贖即

虞詡順帝末建中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
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
奏防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
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欲與防
同朝以襲楊震之跡謹自繫以聞書奏防流涕詡帝詡
坐論輪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吏或勸

其自引誣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中常侍高梵為誣言
枉狀即自赦出之

張綱為御史順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
南尹梁不疑等貪叨不法書御京師震竦

范滂桓帝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以滂為清詔使按察
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
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及
為光祿勳主事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
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
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汗簡札哉臣聞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其受顯戮吏不
能詰為鉤黨下獄吏曰諸人獄當祭皋繇以祈福滂曰
皋繇古之賢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其有罪祭之
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次而前甫
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邪滂曰竊
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
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急不悟反以為黨乃仰天
歎曰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乃陷大戮死之日
願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譖
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吳樹為宛令之官拜大將軍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慶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待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冀
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十數人
陳蕃相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
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
奚延相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
也延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為善
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
矣

賈琮靈帝中平間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以琮
為冀州刺史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
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
風自然竦震其誅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李燮靈帝朝為議郎會西羌及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
發天下後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燮厲色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
燮燮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蕃衛今牧御失利使一州
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
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焉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
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畧

孔融為將作大匠恒守正表術僭亂曹操託以揚彫與
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慎海內所瞻周書公子
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氏歸罪之乎操曰此國家之意
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替纓縉紳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
致之雍熙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
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三國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
色曾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
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

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大后桓王不
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
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
辭謝焉

晉下壺明帝時為御史中丞以褒貶為己任欲軌正督世
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如含瓦
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
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登謝鯤為達壺厲色
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
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後魏東平王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

門侍郎時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
建扶陪乘命皓登車皓將上建扶諫帝令推下之當時
壯其忠蹇

高恭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
赤棒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
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
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隋韋雲起高祖時為符璽直長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
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嘗問雲起外間不
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抑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
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

亦不便之大者高祖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
石也可師友之

劉行本仕隋為太子左庶子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
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
匡太子以正道何有昵狎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
能止左衛率長史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
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
數之曰陛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
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
良馬令福乘而觀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
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

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
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柳範為待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
因謂待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
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劉仁軌太宗時為陳倉尉時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豪縱
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撻
殺之州以聞帝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名詰讓仁軌對
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
韋思謙高宗時為御史大夫性寒顰顏色莊重不可犯
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故當特立鵬

鴉鷹豈眾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王義方高宗朝為待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參
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
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小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
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媿

宋璟武后時為御史中丞有人為飛書告張易之兄弟
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名術士李弘泰占相弘
泰亦言昌宗有天子相武后命司刑卿崔承慶及璟鞫
之承慶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
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

后温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袖隨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武后不悅，楊再思遽宣勅，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武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廷立而按之。事未畢，武后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玄宗時為黃門監，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觴遽解，腹痛而歸。尹思貞，睿宗時名授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議作金仙。

王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思貞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諸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帝知之，持詔令視事。

顏真卿，代宗時為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官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

張潛，僖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名不肯應潛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潛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
數百萬既成置宴名諸臣觀之坦獨僂首王強使視之
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刈縣催租
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
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寇準太宗時為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天旱帝
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
太旱之澄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問準所以不平狀曰
額名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名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
王淮皆侮法受賂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馮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秋乃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因切責

馮而知準為可用矣

包拯仁宗時名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
戚權臣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
不到有閻羅包老

韓絳神宗時為相二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佐之欲
弗責方劄賈人免行錢孫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
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京掌調伏
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絳辯帝前不得直數求罷帝為
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
任市易絳因言不可論帝前未決絳再拜曰臣言不用

辱相位請從此辭帝愕曰茲小事何必爾絳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帝為罷左遣使持手札諭絳使就位乃起後數月固稱疾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劉摯神宗時為御史與中丞楊繪言助後有十害王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以詰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繪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後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入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謹逐固自其分但助後終為天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也

李周神宗時通判施州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帝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帝名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耳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懼成腹心之憂帝領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梁壽括宗時拜尚書左丞以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巧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壽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

公天下之善惡圖在舊人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
意天下幸甚

邵伯溫為西京教授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伯溫父
雍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
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
則先就邵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
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夫之學論天地
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
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
溫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
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

純仁於穎昌或為之恐不顧也

晏敦復高宗時為右司諫兼權給事中時秦檜方主和
力贊屈已之說然患外議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請擇
入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庭臣莫
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
和議得中丞今施庭臣又以此躋橫榻莫將又以此擢
右史夫如淵庭臣庸人莫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與此
輦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門檜使所親敦復曰公
能屈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自計誤國家
况吾薑柱之性老而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

良貴曰且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
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
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
大夫受其空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
知嚴州

顏師魯孝宗時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
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昔宋璟
名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耻爲吐突承
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
以璟鄴爲法今其人朋邪僞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祖
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

呂祖泰婺州慶士寧宗時將降詔貶周必大爲少保祖
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直以
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府廷尹曰誰教
汝共爲章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
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
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
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楊萬里寧宗朝以崇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欲網
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
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陳文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
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
力先是似道所置臺諫皆聞其臺中相承凡有建白皆
呈稿至文龍獨不呈稿已忤似道范文虎總師無功似
道改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
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黜與
小子何以任太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
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

金程震宣宗興定初名拜監察御史時皇子荆王為宰相
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
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恃權廢禮
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奪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
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太奴
尤不法者數人

元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
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
執而虐殺之楚材接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
擊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
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擊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
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
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
舉耶乃溫言以慰之

廉希憲世祖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奏帝前論事
激切無少回借帝曰卿皆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
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
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徹里燕只吉台氏至元間擢任利用監時桑哥為相引
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三無所償
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
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
乃於世祖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詞語激烈帝
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而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
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其身者正

為國家計爾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除民患
何由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
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
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

星吉順帝至正初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
北威順王歲嘗出獵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
大利民病之有司莫敢言星吉至責王曰王帝室之懿
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宜淫賈
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謝之悉罷其所為
張翥至正中為翰林學士承旨字羅帖木兒以兵犯闕
逼帝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命翥草詔殺

然不從左右或勸之者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帝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臣道

御寶善行

諫諍

夏五子者太康之弟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諷之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關龍逢桀之臣也桀為酒池糟丘龍逢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恐不

能盡用人若忠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拘之○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履踏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知自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遂赴火而死殷箕子紂之親戚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王桮為王桮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焉

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紂之親戚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剗視其心武王由是伐紂

周芮良夫因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太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直專之其害多矣夫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太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者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

王倫書
林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
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
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
侯不與王流于彘

列國衛史鮑為大夫事靈公數諫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
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
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
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
其子具父言以對公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
退不肖死且不辭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召伯玉

以為卿退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

魯感僖伯為大夫隱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
定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
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而以敗也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來長習威儀也鳥獸之內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
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
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公所及也公曰吾
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
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
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
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
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顏蠲齊臣也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
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蠲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
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戟
將斫之蠲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一二王也臣之才非此

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
遂歸

漢樊噲高帝時封舞陽侯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毋得入
羣臣十餘日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宮者卧
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
起

叔孫通為大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進諫曰昔晉
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
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欲廢嫡立庶臣願
先伏誅以頸血沃地帝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帝曰長者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爭口辯亡其實帝曰善迺止不拜畜夫

表盜為中郎將文帝嘗從霸陵欲西馳下峻茂盜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盜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

衡聖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何高廟太后何帝乃止

郅都為中郎將嘗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帝欲自持兵救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造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奈何宗廟太后何帝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帝亦賜金百斤由是重都

東方朔事武帝有殺上林鹿者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群臣皆相阿曰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傍曰是以罪當死者二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一當死何奴即有急推鹿

觸之二當死也帝默然遂釋其罪

司馬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帝方好自擊熊羆馳獸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育臣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死屬車之清鹿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帝善之魏相為丞相時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

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討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左右不憂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願陛下與列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始拜旬日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返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

下幸甚帝即日還其秋耐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
 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王聖臣真亦船危就
 橋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谷永為大司農成帝好微行不止永諫曰陛下棄萬乘
 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業
 使供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
 在忽有變將柰社稷何帝斂容而止

朱雲成帝時為槐里令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持進依
 違任事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王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
 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繫殿
 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
 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
 爭之帝意乃解及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
 臣

母將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
 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曰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
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
契國威器共其家備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
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
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
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為高武
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
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後傳太后終以專恣貶謫傳氏
皆免官爵歸故郡

鮑宣事哀帝為諫大夫見董賢貴倖上書諫曰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
亡度并合二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坐使太子使者將
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朝大官為供海
內貢獻當養一君今乃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及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
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
此可以終其性命不則海內之所仇未有得安者也
帝嘉納宣言

張皓為司空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
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誅謗當伏

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王不罪芻蕘騰等雖王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咸騰等罪

三國魏辛毗為侍中時文帝欲徙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蝗旱民饑群臣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卒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之議耶帝怒不答起入內毗隨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也帝遂徙其半

晉傅玄為諫官武帝即位承魏末士風頹敝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利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而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帝嘉納之

南宋何尚之文帝擢為尚書右僕射時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步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願少采愚誠思垂省

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張白澤文帝時為雍州刺史太和初懷州民依祁三十餘人首作亂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輾裂誅盡令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一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啟鑒水鏡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普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從之

崔挺為光祿刺史時孝文以犯罪鄙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亡合門充後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相贈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嘉納之

唐魏徵自觀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時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拍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帝嘗從容問徵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自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

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道人所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之，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謂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柔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尚，高髻官中所化，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後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無其意。臣言人臣上書言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矣。無

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房玄齡爲司空時，太宗欲討高麗，群臣莫敢諫。玄齡上疏曰：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且陛下每使死罪必三覆五奏，重人命也。今士無一業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楛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矣，尚能憂吾國家事乎？時玄齡病篤，帝故有此言。褚遂良爲諫議大夫，以太宗欲伐高麗，進諫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比狄侵邊

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
 畧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榮感然陛
 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
 不勝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
 危難測帝征高麗果不利

劉仁軌太宗時為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帝欲幸同州校
 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
 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
 貧家無力木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
 妨今既祗供頓事兼之作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
 萬工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

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
 寧鸞輿徐動公私交泰帝降璽書勞之

袁利貞高宗時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正月以太子初
 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伏以
 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
 政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慶象闕輅門
 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
 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
 私微臣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在瞽願垂省察帝從
 之至會日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賜利貞百
 段錦絲

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攘灾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是其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韓朝宗睿宗時為左拾遺景雲中令諸惡少作乞寒胡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聽物議

咸言非古伏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能無蹙蹙況匈奴密發亦何可恨或卒然奔波掩蔽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瘦癯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無善

張九齡為中書令玄宗以武惠妃之譖將廢太子瑛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

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主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帝默然事且寢顏真卿事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即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

陛下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誣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帝詔可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時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執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人何勸哉田夫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時陸贄罷相會旱裴延齡奏贄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

於是貶贊為忠州別駕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無罪帝大怒欲斬之太子為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有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笑於庭乃盡數延齡過惡以聞

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普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奏王且為宰相真宗時禁中火災馳入對曰臣備位宰府

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官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且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孫奭知河陽時永興軍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奭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為惟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頃之能果敗

尹洙仁宗時通判秦州西夏判命洙上言命令者人王

所以取信於下也今朝廷降一命令民間相與竊語以爲不_レ當更_レ既而信然此命令數更之弊也爵賞陛下所_レ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此恩寵過濫之弊也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此賜予不_レ節之弊也臣願陛下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帝嘉納之

傅堯俞英宗時爲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非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從而復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

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帝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_レ自正典刑安用臣言帝曰欲使臺諫以公議出之對曰若_レ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司馬光既拜相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哲宗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辭去四凶不爲不忠仁宗貶_レ謂不爲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_レ惟離間君臣恐_レ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_レ寧也及崇政登對又言臣與居簡勢不_レ兩留乞罷除外任帝曰今日已令出外矣

陳道輔高宗時擢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
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
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胡銓高宗時為編脩官宰臣秦檜決策與金人講和王
倫使金與金使偕來銓抗疏以為陛下屈膝則祖宗
廟社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皆為
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其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
三尺童子無知指大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
相率而拜大豕曾無童稚之羞耶王倫誘致北使以詔
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肉食
鄙夫萬口一辭牢不可破臣義不願與檜等共戴天乞

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以無禮徐
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
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彭龜年光宗時除起居舍人嘗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
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重華問壽皇安如此書者又
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
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
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
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

楊宏中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
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右相趙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

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
挾爭俱被斥宏中與林仲麟徐鉅張銜蔣傳周端朝五
人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
君子其禍尤慘願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
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
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救士心侂胄怒送太平編管天
下編爲六君子云

元王磐爲宰相世祖欲伐日本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
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
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
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

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
無子嗣他心欲何爲哉明日帝遣待臣以溫言慰撫之
董士選爲御史中丞成宗用師臣劉深言出師征八百
媳婦國遠冒煙瘴士卒死者十七八驅民轉粟餉軍死
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廷臣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
乏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深出師以有
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
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
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辯不止侍從皆
爲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
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摩之起未數月

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士選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
尊以旌直言為罷兵誅深

阿沙不花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
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
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麪蕡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
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
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觀之是臣之言不信
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彈劾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中郎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入見
帝置酒宣室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

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
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
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
節於三代之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
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乃國
家之大賊也帝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黃金三十
斤

王尊成帝時為司隸校尉時石顯等以罪免歸故郡死
尊劾奏丞相匡衛御史大夫張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衛漸懼免冠

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鮑永光武時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威貴重永以事効良大不敬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之鮑其見憚如此

張陵桓帝朝為尚書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之百僚肅然
晉傅咸武帝時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許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殞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聞喪詔未

下而便造楊駿急詣愷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雖有詔不問駿甚憚之

下壺懷帝時拜尚書令切直不畏強禦王頌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邪鑿壺奏頌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事雖不行舉朝震肅傳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有奏効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且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効愷爵位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

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
 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罪
 唐韋思謙高宗時為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
 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
 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
 之荅曰吾狷直觸穢輒發腹血身乎大夫當敢言地須
 要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
 王義方高宗時擢侍御史會李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
 枉法出囚婦淳于氏將納為妾事覺逼正義縊死以滅
 口無敢白其姦義方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
 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今陛下撫萬邦而有

乏蠻區夷落罪無延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入滅
 口此生殺之柄不自王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氷彌不
 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其漆冠對仗叱義府
 下跪讀所言人皆憚之
 狄仁傑為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
 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憤之賢如本立者
 不欺陛下情有罪黜成法奈何臣願先死為羣臣或本
 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
 李勉肅宗在靈武擢為監察御史時武臣囁興無法度
 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誼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
 有李勉朝廷始尊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時廣平王俶總兵二十萬平長安
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陛柱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
先王而騎真卿劾之肅宗還其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
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健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溫造穆宗時授待御史彈擊無所回畏夏州節度使李
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即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
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歸融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
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
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
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

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直其錢於何陰院以贖水旱

宋唐介仁宗時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
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
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一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
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
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
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苛錦緣內侍通官掖以得
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
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
遂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名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
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
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以
爲大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
介由是直聲動天下
鞠詠仁宗時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
詠奏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
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以爲相必大
失天下望帝遣內侍待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
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乃
亟去

趙抃仁宗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
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
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
愛惜以成就其德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止遷都知在守忠等官光爭論守
忠太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
市以謝天下於是守忠爲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
快之

張戢神宗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
法乞罷條制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

拈カ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
諂カ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
繼續而來芽孽漸盛呂惠卿劾彈辯給假經術以文苑
言豈宜カ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
掩面而笑カ曰カ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
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カ曰カ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
色

劉摯神宗朝為監察御史稟行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
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
開漳河調發梓道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
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

張覲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
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帝面
賜褒賞

王岩叟為監察御史哲宗即位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
朝以定策自居岩叟奏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
之典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
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後法詞
氣不遜無事上之禮帝是其言二人相繼退黜

蘇轍哲宗元祐初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
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
窺伺得夫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得行履

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
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官觀以避貶竄輟具疏其姦輟
之論事切直多類此

劉安世哲宗朝擢為右正言時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
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安世復言蔡確章惇與黃履邢恕
四人在元豐末踰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
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
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實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
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
執政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蔡確近已貶竄而章惇黃
履邢恕欲乞並逐之速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

罪

李安民為監察御史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
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
結權貴外連朝士在廷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何不早覺
悟而逐去之待其羽翼成就則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
始萌人多未測而安民之言前後皆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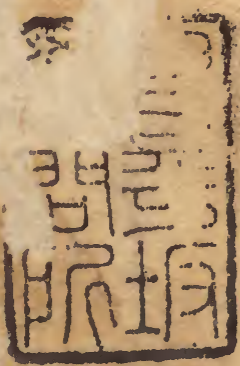
陳俊卿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
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因威並
色抑驕將作士氣則綱紀正而獨令行矣遂劾韓仲通
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
寶總戎京次恣肆措剋且拒命不分戍於是二人遂抵

罪

仙 示時擢殿中侍御史初奏孫觀謝克家趙操不
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乃負
國之賊宜加遠竄又言黃潛善汪伯彥入相以來處事
未嘗慊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盛國本日蹙威
權日削宜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國大事疏
人以伸言不實責濮州監酒統天下惜之

杜莘老為侍御史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歎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
言無隱取眾所指目者悉擊去之內侍劉炎筦禁中市
易大為姦利莘老疏聞即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鉉

居官簞簋不飾莘老劾罷之幸鑿王繼先怙寵于法富
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搖之者莘老疏數其十罪羈
置繼先福州子孫勒俸天下稱快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